

云 南 艺 术 学 院 省 级 重 点 学 科 丛 书

第二辑

# 云南民族美术简史



YUNNAN ARTS INSTITUTE

李靖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云 南 艺 术 学 院 省 级 重 点

# 云南民族美术简史



YUNNAN ARTS INSTITUTE

李靖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民族美术简史 / 李靖寰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9

(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第2辑 / 吴卫民主编)

ISBN 7-5059-3890-8

I. 云… II. 李… III. 少数民族—美术史—云南省  
IV. 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895 号

书 名	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第2辑)
主 编	吴卫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特邀编辑	殷海涛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云南新闻图片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00 千字
印 张	69
插 页	40 页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890-8/J · 852
全套定价	160.00 元(全十册)

# 总 序

○田本相

云南艺术学院院长吴卫民同志,借我在该院讲学之便,邀请我为“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写一个总序,我之所以痛快地答应下来,决不完全是因为卫民同志是我的学生,而是我为他们办学的热忱和理想感动了,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及其学术研究成果震撼了。

一个学院,自筹资金,将老师的科研成果,集成一套二十部专著和研究论文集的研究丛书出版,这在学术为人轻视甚至为人耻笑的时风中,在云南艺术学院百事待举、经费困难的条件下,无疑是一个壮举。这自然反映了艺术学院的领导办学的气魄胆识和战略眼光,我是十分敬佩的。

这套丛书是对云南艺术学院学术研究水准、学术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多年来,学院的老师们,在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中,没有忽视学术研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默默地耕耘着。有的老师的科研成

果,不但得到云南省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影响。这二十部著作,几乎包容了艺术学院的主要的系科: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以及艺术美学等领域。既有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如《戏剧形态研究》(王胜华著)、《戏剧的发生与本质》(王胜华著)、《现代艺术哲学引论》(王卫东著)、《戏剧——文化与美学》(蹇河沿著)、《艺术中的意义和境界》(蒋永青著)、《艺术与审美——艺术美学论集》(孙伟科著)等;也有艺术历史的研究,如《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吴戈著)、《论缅甸民族音乐和舞蹈》(朱海鹰著)、《先秦乐舞戏剧大事年表》(王胜华著)等。特别可喜的是对于当代艺术现状的研究,如《剧坛沉思录》、《当代戏剧诸象》(吴戈著)、《美术问题》(武俊著)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地域文化艺术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如王胜华博士对于原始戏剧的研究,以及相关的云南少数民族戏剧的研究;如吴卫民教授对于中国话剧史以及云南话剧史的研究等,都是难得的研究成果。

这些科研成果的一个特点是,它并非是教材的整理和集纳,而是对本学科一些学术课题深入的独创性的研究,不少专著是具有开拓性的,它集中体现了云南艺术学院不仅是一个在操作性层面上进行的教学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研究实力、一定的研究水准的研究实体,出现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一些学科已经具备了培养高级艺术人才的条件。

这套丛书是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

它标志着在办学思想上的一个质变,标志着在办学目标上的一次跃升,标志着云南艺术学院一个新的阶段的到来。

一个高等学府,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它对全校的学术研究的规划和实施的力度,是衡量它是否具有现代的办学意识,是否重视学科的根本建设,是否重视人才的标志。因此,我认为这套丛书的问世,是学校领导办学思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

所以说是在办学目标上的一个跃升,这是它意味着学院在办

好大学本科的基础上,把培养高级艺术人才的目标提到日程上来;意味着这是对于教师队伍、教学水平更加严格要求的开端和起步,对于人才的严格的挑选和竞争。自然,这就成为一次深刻的推动,把学院引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期待云南艺术学院出现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我祝愿云南艺术学院稳步而坚实地不断前进!

2001年6月11日晨于北京

## 必要的基石

云南艺术学院院长 ○吴卫民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总在问自己也和朋友同事讨论一个问题:就一所大学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美丽的校园,完备的条件,先进的设备,云集的人才,自由的学术空气,充沛的创造精神,骄人的教学质量,科学的行政管理,可靠的人才培养模式,正确的办学理念……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我觉得,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而且,单抽出其中任何一项来谈,都有遗漏之嫌。但滔滔雄辩过后,口干舌燥之余,又会觉得意犹未尽。因为这些道理在今天已经是常识,关键是要使这些常识变为办学中的常理,解决实际问题。我更愿意从实际而不是从概念或大道理去谈问题。

我认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存与发展问题。不同的生存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重要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来考虑办学。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发展。这一类问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统招、统考、统分背景下是用不着教育工作者考虑的。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的日渐发展,有偿受教育、终身教

育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学校迎来了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时期。新的用人机制,成分多种的办学竞争局面,都构成了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考虑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外部因素。

那么,一所像我们这样的艺术院校靠什么生存?怎样发展?

应该以质量求生存,靠特色与优势发展。

质量从哪里来? 关乎一所大学办学质量的因素可能很多,譬如云集的大师鸿儒、悠久的学术传统、厚实的研究积累、自由的学术空气、可靠的课程体系、有效的管理机制、先进的仪器设备等等。除了后两项关系间接外,其他各项,几乎都能直接转化为学术成果或与学术成果直接相关。因此,一所大学的学术成果,几乎就成为了人们衡量该大学水准的一种重要尺度。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深入课堂、会晤教师、考察校园、调查毕业生等等,从学术成果来判断大学水准,便有了某种便捷性,也具有一定客观性。甚至,该所大学从学科结构、课程设置、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特色、优势也能从该大学的学术成果上折射出来。不同大学的优势与特色可能各自不同,但人们用学术尺度去衡量它们的立足点却是不变的。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不是那些技术培训型的院校或是传统的教学型院校,而都是些学术成果累累的研究型大学。现在最为生机勃勃的、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大学,也都纷纷从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向教学与研究混合型或研究型大学转变。这里透出的信息是: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学术水准是大学质量、大学生存力与发展后劲的根本条件与必要前提,因为它是大学办学各要素的综合实力的反映。

出版这套“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展示云南艺术学院近年来办学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成果,倒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看云南艺术学院的综合实力,更主要是想吸引既是艺术家又是教育者的老师们将目光更多的投注向学术领域,让他们的创造热情得以归拢,让他们的奇异思绪得以梳理,他们应该在舞台、画布、屏



幕、音乐厅、环境艺术以外也能够并善于表达自己,使他们多年孜孜以求获得并臻于成熟与完美的艺术修养广泽弟子,启发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而不是技术匠人。基于这样的想法,才有了这套丛书的策划与出版。我坚信,学术是云南艺术学院生存与发展的一块必要的基石。自然,基石应该还有许多块,对于已有42年历史的云南艺术学院来说,办学经验的积累不可谓不丰,创作出的作品不可谓不众,办学实力不可谓不强,云南艺术学院这种有目共睹的现状是一代又一代的云艺人努力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想要珍惜这种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质量、持续发展、再创辉煌,那么,发展与繁荣学术,便成为今天的云南艺术学院生存与发展的蓝图勾画中应确立的第一块基石。

我们希望云南艺术学院确立并巩固一种教学、研究、创作“三位一体”、良性循环的办学模式,这次对“云南艺术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丛书”的资助出版,正是立足与对这一办学模式的确认与加强;我们强调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三大要点——基点、特点与热点,是希望处理好大学教育与人类知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文化艺术的外国、中国和本地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处理得对不对,有待实践检验。但我希望,这套系列丛书,能为读者透出些云南艺术学院学科建设的立足点的信息。

是为序。

2001年6月27日于昆明

# 目 录

## 云南民族美术溯源

——云南的原始美术及其余韵·····(1)

## 生命的赞歌

——血与火凝结在云南青铜器上的艺术·····(38)

## 爨文化遗存的铜器、石刻、壁画与古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75)

## 一个美术新高峰的出现

——汉、藏文化影响下的南诏、大理国美术·····(85)

## 汉文化与云南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元、明、清时期的云南美术简述·····(134)

后记·····(169)

# 云南民族美术溯源

## ——云南的原始美术及其遗韵

云南民族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1965年5月在元谋县大那乌东村，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经过地层分析和用古地磁法测定其年代距今约170万年左右，这早于有名的北京猿人和兰田猿人<sup>①</sup>。在云南的西畴、丽江等县也发现过古人类化石，其时代都晚于元谋猿人，在昆明、昭通、曲靖、玉溪、保山、临沧、红河、文山等地州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些遗址中发现有略加打制的粗笨石制工具如：敲砸器、砍砸器、石刀、刮削器、尖状器、骨铲等等和琢孔的石饰品，由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到了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距今12000—8000年前）在体质上已和近代人一样了。由火塘的灰烬、炭屑、烧骨可以证明，他们已掌握了火的使用，这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火的运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当云南的先民通过漫长的岁月和不断地实践，掌握了磨制精美的石制工具的技术时，已掌握了弓箭的使用，也有了原始的农业、纺织和制陶技术，磨制出造型对称线条流线的石斧、箭簇，石铤，也制作了石纺轮、石环、石镯……。这就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其范围已基本上遍及整个云南地区，而以昆明、大理和金沙江中游地区最为集中，远至滇西北的贡山县、滇东北的大关、滇西南的孟连县、勐腊县，共发现遗址三百余处<sup>②</sup>。而农业、磨制石器、纺织和制陶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这是

人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加工改造天然原料的自然属性来制造自己所需用的物品，这时才真正地确立了人——这个有智力、有创造力的自然之子的“万物之灵”的地位。因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并且只是由于有自己在场才使自然界有变化，而人则以自己所做出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支配着自然界。这便是人跟其他动物不同的最后一个重大区别”<sup>④</sup>，也就是说人的劳动是在自己智力指导下创造一定物质条件以达到既定目的的活动。

新石器时代采集和渔猎仍是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但这时已有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原始的农业，随着农业生产的需要，先民们已为定居建筑了村落。这已是距今三、四千年的往事了。在意识形态上，这时已产生了原始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的观念，因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虽然较旧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只凭石斧、木棒……等等简陋的工具从事狩猎、采集和农业生产，其力量是很有限的，生产水平是十分低下的，在与严酷的大自然的斗争中仍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他们的生存不得不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因为水、旱、毒蛇、猛兽、疾病……都威胁着先民们整个部落和族群的生死存亡，他们所面临的严酷的现实问题是如何生存和繁衍，而面对这些异己的自然力量，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而又不可理解。但是这时的人毕竟已不是一般动物——只能被动地依赖自然的恩赐而生存。他们试图通过自身的经验和直观的类比，以拟人化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现象进而掌握自然。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幻想，是荒谬的。可是由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人类早期“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开始主动地探索自然的奥秘，企图掌握自然力来为自己服务。正如当代著名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人在不经自己同意或意志的情况下给抛进这个世界，他离别这个世界，又是不经自己同意或意志的，就这点而言，他跟动物、植物或无机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由于

天赋的理性与想象，他无法以这被动、消极的生物角色为满足，他无法以掷骰子似的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为满足，他受到一种驱策力：要作个“创造者”来超越他的生物地位，超越他生存的偶然与被动……在创造中，人类超越了他们的生物地位，将自己提升到他存在的被动性与偶然性之外，而进入目的性与自由性的领域”<sup>④</sup>。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企图超越自然物质的桎梏，进入“自由”的突破。大量民族民间神话都是有利的例证。但这是人类幼年时期的思维现象和文化现象：人们的想象超越了物质的自然属性，而用虚幻的、拟人化的推理来探索和解释自然图象。这虽是可贵的探索，但毕竟是很有限的。这在造型艺术上也有着体现，我们现就云南古代崖画、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古代的制陶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 一、云南古代崖画遗迹与其余绪。

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们和世界各地处于原始渔猎、原始游牧和原始农业生产的民族一样，也有着自然崇拜、万物有灵思想和习俗，他们认为世间万物和自然现象都有精灵——云南少数民族普遍称之为“鬼”，它们能赐福于人也能危害于人，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与其沟通，以取得它的护佑、谅解或将它驱逐。这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巫术活动和祭祀活动，经过漫长的岁月至今，有的已发展成重大的民俗节日活动。原始宗教和巫术对云南少数民族古代造型艺术的影响，在绘画上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所发现的众多崖画上。根据发现的地点和时间及有关资料介绍大致可以作如下的排列：（由于材料不全未能全部列入）。

1957年怒江州碧江县匹河地区依洛夫崖画。

1965—1982年临沧地区沧源县发现十个崖画点。

1982年昆明市路南石林掉切寨崖画两处。

1983年 临沧地区耿马县小芒光山(大岩房)崖画。

临沧地区永德县斋公寺崖画(发现年代不详)。

1983年 文山州麻栗坡县羊角老山大王崖画两处。

1983年 文山州邱北县狮子山崖画。

1984年 红河州弥勒县金子坡崖画。

1984年 文山州西畴县狮子山崖画。

1985年 玉溪地区元江县它克崖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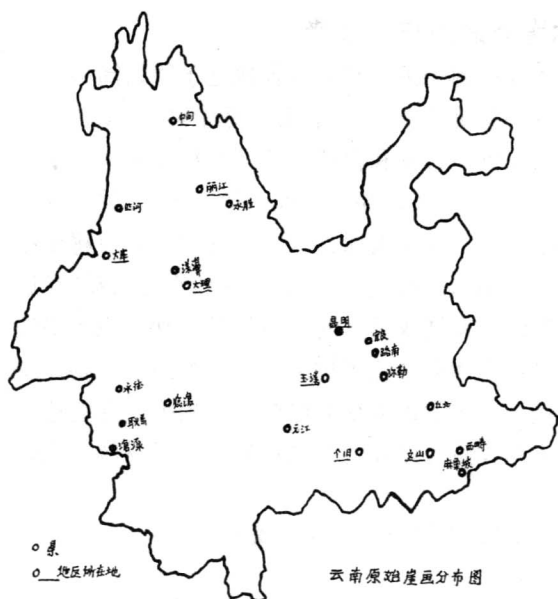
1986年 昆明市宜良县阿路龙河崖画(石刻)。

1988年 迪庆州中甸县三坝村崖画三处。

1991年 丽江地区永胜县崖画(地点不详)。

1991年 丽江地区丽江市虎跳峡崖画十五处(金沙江东岸)。

1994年 大理州漾濞县河西乡赤水箐崖画(图 1-1)。



1-1

这些崖画大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稍后之作品，距今约三千余年，其中以沧源县崖画为典型，研究得也比较多，特别是发现者汪宁生先生作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工作。沧源县十个崖画点分布在县境内的糯良山、班考大山和拱弄山之间

的小黑江、南滚河的河谷地带，共有图像一千余个，其中形象以人物为主，约占 70%（只有大体形象，很少能区分其性别），动物约占 17%（可辨认的有鸟、猴、熊、象、野猎、牛、羊、猪、等），其他为房屋、树木、太阳、道路及符号和手印等。画面表现的内容有：狩猎、划船、宗教祭祀、舞蹈、村落等等<sup>⑤</sup>。据研究和科学测定，这些崖画都是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的美术作品，是表现当时先民生活的形象性的“百科全书”。由于制作年代的久远，现代研究者对其内容的解释可能各有不同的理解，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由今天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中找到印证和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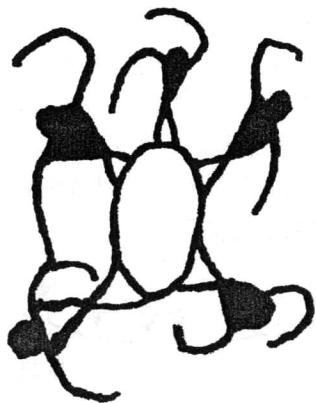
沧源崖画一般多画在靠近水源的半山腰上——下端向内倾斜可以避雨的陡峭岩壁上，多数面向南方也有偏向东南或西南的，但至今尚未发现朝向北方的崖画。在这些有画的崖壁下有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上的平地。这就是一个宜于古代先民生活（居住和祭祀）的地方。由这些崖画点的地下所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石斧、陶片等，可以看出这是有意的选择而绝非任意而为。

### 1、由沧源崖画的内容来归纳研究：

（一）狩猎，采集活动的画面占相当的比例，如孟乃崖画点的崖画有一个画面是：在一条代表“山脊”的线上，有几只竖尾的猴子正在向前走着，两侧的猎人正在张弓欲射。另一个画面是：在一条起伏不平代表“山脊”的线上，有八只拖着尾巴奔跑的猴子，两旁的人作驱赶状，这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狩猎画面。勐省一号点画有两个叠立的人形伸手欲摘树枝上挂着的果实的图形（图 1-2）。



(二)人物舞蹈的画面:这是古代原始舞蹈的形象性珍贵资料,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沧源崖面中的舞蹈图画由功能上来看大致可分为自娱性舞蹈和祭祀性舞蹈两大类,有的学者认为还有一类是表演性的舞蹈,这还可以探讨研究<sup>⑥</sup>。由舞蹈的题材来看有狩猎、战斗、祭祀和劳动等几个主要内容。由舞蹈的形式上来看,有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多人舞)等等。而自娱性舞蹈和祭祀性舞蹈常常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为原始民族每逢重大的活动常常用舞蹈来表示集体的情感——祝愿、庆祝、驱邪,社交活动……等等。如庆祝战斗的胜利,祈求狩猎的丰收、成人礼……,它们往往和重大的节日有关,也常常和祭祀活动——巫术活动有关。在这些舞蹈中原始人渲泄了集体的情感,也普遍得到了强烈的审美感受,达到了自娱的效果。这在崖画中的圆圈舞的图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图1-3)。虽然图上的跳舞者都呈放射状倒向四周,这正说明作画的“画家”也是舞蹈的一个成员而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这正是他在圆圈中舞蹈时所得到的感受。祭祀型舞蹈当以第四崖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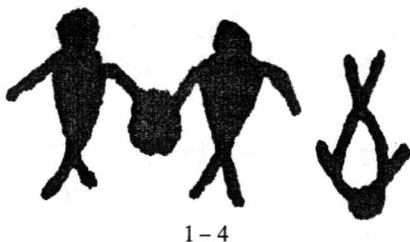
1-3

点1区的一个两人抬一物,而其右面有一倒地之人的图形为典型,有的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猎获人头为祭品的记录。而以猎获的人头为最高祭品的习俗在古代是很普遍的。时至近代,除云南的佤族外,台湾的高山族,东南亚地区婆罗洲的土著民族,印度北部的那加族,西非的番洛威人,美洲的印地安人也都有此习俗<sup>⑦</sup>。因此在崖画上画的可能是“庆祝猎头胜利”这一种大事件的记录。

这由1958年以前佤族的猎头祭祀祈求丰收的习俗也可以间接



得到印证(图 1-4)。此外崖画上头戴长、短羽饰或身穿羽衣的舞



蹈者形象,也不是一般普通的舞蹈者,而是氏族的首领或祭司一类的主持整个活动的人,这种装饰正是他们的盛装(图 1-5)。

(三) 战斗、划船、用绳牵牛准备祭祀(?)等图形。

(四) 干栏式房屋、村落等等形象。

(五) 符号、手印等等图形。



由崖画所表现的这些形象和内容来看,狩猎和采集是当时的重要生活来源,农业尚未占主要地位,因此没有表现。牛可能已是家畜,但由于只系颈而不穿鼻,似还未作耕畜役用,只是作为财富(肉食)的象征和贵重的祭祀用品。这由现代的景颇族、独龙族、普米族……等一些民族的剽牛祭祀和佉族剽牛之后将牛头骨悬挂在剽牛者之家的屋檐下,并在门上刻上牛头形象以为富裕的象征的习俗,可以间接得到佐证。羽人的形象——他们头上有长或短的羽饰,有的还穿有用羽毛装饰的特殊衣服以突出其特殊的身份,有如在景颇族每年正月十五日的盛大节日“木脑总戈”上的领舞者“脑双”(通常由巫师担任)头上羽冠的一种简化而夸张的表现。

崖画上的形象,反映了早期先民的生活。由狩猎、采集、牵牛等等形象推测,这些形象的制作主要是为了获得丰收,祈求氏族部